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十九回 還求恕罪前倨後恭 閱讀來書驚心動魄

話說天然和尚，到了這個地步，知道這兩個客官是京中的大員，也嚇得魂飛魄散，伏在地下叩響頭，口中哀求說道：「小僧有眼無珠，語言冒犯，接待不恭，還求兩位大人、大老爺格外開恩，寬其既往，小僧當從此革面洗心，不敢再以勢利兩字存在心中。若將小僧送往地方官衙門懲治，這勾引婦女的罪名，小僧是萬萬擔當不起，而且小僧實在不敢存這惡念。今日實因王八老爺的家眷，在此飭令小僧招呼，小僧又礙於施主份上，不得不勉強周旋。還求二位大人、大老爺俯鑒小僧不得已的苦衷，法外施仁，不咎既往，小僧當辦香頂禮，日祝二位大人老爺萬代公侯，子孫昌盛。」天然在裡面跪，客堂外面這些和尚，見方丈如此，也就環跪下來哀求了一回。聖天子見了這樣光景，倒也好笑，從前那種勢利，現在又如此卑微，實在是山僧的本色。因暗想道：「他既然知罪，如此哀求，朕也不必與他較量了，就是他追隨那班婦女，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，他若不款待慇懃，又恐遭他施主之怪，只要他從此悔罪，也就算了。」心中想罷，也就問道：「你家從前的那個方丈，叫作了空，現在哪裡去了？你可叫他前來見我，他見了我自然知道高某的來歷。」

原來聖天子初次南巡，在平山堂遊玩，那時方丈便是了空。天然見問，復跪下面稟道：「了空和尚已圓寂了三年。」聖天子聽道了空已死，復又歎道：「了空和尚才算是個主持，如你這賊禿，實所謂酒肉和尚，高某本當將你送往地方官嚴加處置，姑念你已知有罪，一再哀求，你家眾僧又苦苦代你求情，高某只得看眾僧哀求情切，法外施仁，不予深究，以後若再如此，高某可萬難容忍。現恕你無罪，且下去罷。」天然見說，這才把心放下來，當下又叩了個頭，才站立一旁，躬身侍候。

此時天已過午，天然復上前說道：「小僧蒙兩位大人、大老爺的恩，不予治罪，小僧真是感激不已，但是現在已有申牌時分，想兩位大人、大老爺也當用飯，小僧前去招呼，聊備一餐素麵，求兩位大人、大老爺賞個臉，就在敝山稍用些須，免得再回城去用飯。」聖天子與周日清二人，當初來時本有此意，預備在山上吃麵，及見天然那種勢利，便不高興，就打算去各處遊玩一回，也就開船回城吃飯。此時，天然又鬧了這一陣亂子，聖天子又督責了一番。時候卻甚不早，今見天然留住吃麵，卻好腹中也有些饑餓了，也就答應。

當下天然這一歡喜卻出乎尋常之外，當即將廚子喊來，招呼廚役，令他要做得格外精潔，那廚子自然不敢草率。天然當下又請聖天子仍去方丈裡坐。周日清道：「怎麼又請俺到方丈裡去，你那裡有官家內眷，我們不方便進去的，難道此時可以進去，不似從前的不便了麼？」天然復又跪下說道：「還求老爺不記前事，小僧感激無已，現在王家的內眷已經去了，因此還請老爺們到那裡去。」天子見說，也就站起身來，與周日清同至方丈。

你道王八家那個三姨太太陸湘娥，並請來的那些同院姐妹，為何去得這樣快？原來陸湘娥一聽見外面吵鬧，即令天然出來看視，不一會，見有人進去說：「天然被打，現已拖到客堂裡去講話。」又見有人來說：「那兩位遊客，是京中的大員，到江南密查要案，因為和尚出言不遜，要將和尚送到地方官那裡去處治，問他一個勾引婦女的罪名。」陸湘娥一聞此言，惟恐連累自己，連酒席都未終局，即同著諸姐妹，嚇得蝶散鴛飛而去。所以那方丈內，始而為鶯花金粉世界，一變而為寂滅虛無的境地。天然僧也算是個大倒霉，就因陸湘娥等一來，他在先滿心歡喜，以為這些女菩薩，將她們應酬好了，必然有一宗大大的佈施，哪知反而出了亂子，不但不能如心所願，反而遭了一陣毒打，將口內牙齒還給打落了兩個，還要跪在地上叩了一陣子響頭，又貼了一頓絕好的素麵。

聖天子與周日清吃過素麵以後，日已西斜，當即出了方丈，回船進城，天然此時自然恭送如儀，再也不敢怠慢。聖天子在船中與日清道：「這和尚如此勢利，在先那樣怠慢，此時又如此趨奉，到底是個俗僧。」周日清道：「今日這和尚，雖然經了這頓打罵，當時不敢違拗，再三哀求，特恐此後又再回覆原來的樣子。但存勢利二字，倒也罷了，最可惡的，見了那婦人女子那種涎臉，實在討厭，若將他留在此地，將來鬧出不尷不尬的事來，究竟於這勝跡名山大有關礙。依臣兒愚見，莫若寫一封信與揚州府，令他札飭兩縣，押逐這和尚離了此地，另招高僧主持，將來也可免了有尷尬之事發生。」聖天子聽了此語，也覺甚有道理，當時也就點頭允肯。不一會，已到天寧門，約有黃昏時候，當下開了船錢，二人上岸進城，到了客寓，吃過晚膳，聖天子就在燈下寫了一信，封固好了，然後安歇。次日早間，一面命小二代僱了船隻，一面命周日清將這封信送往揚州府署，並不等他回信，當即回來，就與聖天子上船，開船而去。

這裡揚州府接著這封信，看畢之後，只嚇得汗流浹背，你道為何？原來這知府與浙江巡撫龔溫如是親戚，在一月前，就接到龔溫如的密信，說道：「當今聖天子微服南巡，因為不肯使臣下知道，故而易名高天賜，說不定要重遊揚州。」使其隨時探聽，不可怠慢。所以揚州府一見信內有「高天賜」三字，便驚恐起來，不敢將這封書信，作為平常書信，竟作為聖旨看待，當即排了香案，重行三跪九叩首禮畢。一面飛傳江、甘兩縣到此，說明一切。甘、江兩縣就驚恐異常，當下向揚州府說道：「大老爺既奉到諭旨，卑職等理應前往接駕，恭請聖安。」揚州府道：「某雖奉到聖旨，但聖上是微服南巡，恐驚擾百姓，勞民傷財，某等又不知聖駕駐驛何處，意旨之內，又未說明，只好密派妥差，趕急打聽聖駕是否仍在城內。打聽清楚，某等才可前去。」江、甘兩縣，只得唯唯。

揚州府道：「聖旨上說，平山堂住持僧天然勢利太甚，違件聖顏，實已罪大惡極，雖經天子格外開恩，已在該山略子薄懲，恐將來仍有不尷不尬之事，著令某轉札貴縣，將平山堂住持僧天然押逐出境，不准逗留等語。某想該僧竟敢如此勢利，而又違件聖顏，實已罪大惡極。雖然聖天子仁厚為懷，不予深究，惟某以為僅押逐出境，不足以蔽其事，貴縣可即飭差速將該僧飛提到案，以便根究。」江、甘兩縣聽說，當下說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在卑職看來，既是聖旨上但令將該僧押逐出境，並未著令大老爺有撤查之意，卑職的愚見，即便遵旨施行。該僧雖罪有應得，蒙聖天子格外開恩，何必又不合聖意。不知大老爺以為如何？」

揚州府聽說也覺有理，因道：「某不過因該住持太為放肆，竟敢違件天顏，所以要大加懲戒，貴縣既如此說，某等即遵旨施行便了。」當下兩縣當即唯唯退出，回至本署，即派差前往平山堂將住持僧天然提訊。畢竟訊問天然什麼緣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